



黃仕忠 主編

潘培忠 周丹傑 本冊主編

廣東省出版集團

廣東人民出版社

清車王府藏戲曲全編

第十八冊 影詞



清車王府藏戲曲全編

第十八冊 影詞

黃仕忠 主編

潘培忠 周丹傑 本冊主編

廣東省出版集團

廣東人民出版社·廣州

目錄

第十八册 影詞

閔玉良 (影詞)	三
岳玉英搬母 (影詞)	一五八
群羊夢 (影詞)	一六二
天門陣 (影詞)	一九五
龍圖案 (影詞)	四二二

雙勝傳 (影詞)	五三一
薄命圖 (影詞)	七二二

第十八册
影
詞

閔玉良

【解題】

影詞。《蒙古車王府曲本分類目錄》著錄。原鈔本藏北京大學圖書館，中山大學圖書館、傅斯年圖書館藏有過錄本。《俗文學叢刊》第二一四、二一五冊收錄。

此劇傅斯年圖書館藏過錄本標作六卷，中山大學圖書館藏過錄本作六本，今改爲六部。

首部。吏部天官閔文祥參劾首相田令孜，被唐僖宗送三法司議罪。田致書義子刑部尚書臧仁嚴懲，因判其下南牢，遇赦不赦。文祥子玉良，原與令孜之女定親，聞凶訊，同家僕付奴進京救父。途宿華州三聖祠，夜得火判神托夢，謂天祥在南牢將遭火災，須得付奴求來九蓮燈、玉良進京考中狀元，方可得救。主僕分別。玉良過西山，落馬昏迷。山神命虎引武魁單洪救下玉良，二人結爲兄弟。單洪有姐彩屏，待字閨中，清明節上墳祭母，田令孜之子田松見之，欲

強娶爲妾。玉良獻計，讓洪喬裝替代上門。單洪爲媒，玉良與彩屏定親，玉良誓不再娶田家之女。

二部。良、屏成親，隨後彩屏女扮男裝，三人一同上京。途經青梅山，彩屏被山寇搶走。寨主白金定，爲兵部白世英之女，因父爲皇上所殺，遂與弟嘯聚青梅山，欲報父仇。彩屏僞稱名閔玉良，金定見其貌俊，以身相許。單洪代姐出嫁，適田松有病，請妹翠蘭代拜天地。洪、蘭弄假成真，結爲夫婦，一同逃走。單洪將田翠蘭安置陳寡婦家，獨自上京尋父及姐。田松差人追往單家，殺死奶公、奶媽，欲以丫環小連爲小妾，小連不從，被打死。玉良翁婿歷盡艱辛，終到長安。

三部。付奴得哈哈二仙、青雲道人和鬼王之助，闖過陰陽界。陰陽丞相命鬼王護送付奴奔崑崙山拜道德真君，求得九蓮燈。僖宗生太子，將大赦天下。金星奏玉帝，以犯案獄中罪犯係惡鬼投生，宜在大赦前燒死，帝從之。天火焚毀南牢，獨文祥因得九蓮燈所庇得活。僖宗以爲神靈顯示，因赦文祥無罪，官復原職，而歸罪田令孜，將其抄家貶爵削祿。巨齒山寇黃熊攻打雁門關，總兵杜士勳不敵，接連奏本告急。小連等向閻王告狀，閻王謂田松陽壽未終，且待來

年。白金定見彩屏總是和衣而睡，因脅之，彩屏告以實情，相約同侍玉良。僖宗出榜招賢。單洪中武狀元，授招討大元帥；玉良中文狀元，授參謀。玉良故意保舉臧仁爲先行官，因其點將未到，責以四十大棍。議定先勦青梅山。白金定弟白布棟趁夜潛入營中，劫走玉良。

四部。金定率兵出戰，彩屏在後寨認出被俘者乃玉良，因鳴鑼召回金定，撮合金定與玉良，共結連理，然後歸順，一同往征巨齒山。臧仁暗遣臧起送密信入京，欲告玉良臨陣收妻之罪。單洪戰黃熊，擒之。熊妹素娥復擒單洪。白布棟與黃素娥對陣不敵，是夜遁入營，綁素娥，逼其與已成婚。布棟因與黃熊兄妹同歸大營。玉良責其臨陣收妻，單洪勸說而免，一同班師回朝。付奴從青雲道人學藝半年，得崑崙劍和三藥丸，別師下山。金秀英姐弟四人嘯聚雙鎖山，欲占青梅山。沿途百姓躲避，田翠蘭亦隨陳寡婦逃難。

五部。臧起途失密信，懼而逃遁他鄉。信爲兵卒拾得，交付單洪。玉良以臧仁克扣軍糧之罪，斬之。翠蘭等逃至王家店，陳寡婦貪三十兩銀子，把翠蘭賣給王招爲妻。蘭欲自盡，雙鎖山寇來搶糧，欲帶走翠蘭，適付奴至，救下。又逢玉良母進京，於是同行。監察鬼拘得田松魂魄，小連等與田松在陰間對質，閻王重罰田松，令小連投胎閔門，做彩屏之女，奶公投胎爲付

奴子，奶母投胎單家女，兩人來生還作夫妻。單洪等設營，待勦滅雙鎖山寇。彩屏生下一女。田翠蘭到京見父，備述經歷。田令孜設宴，邀請文祥、有元和付奴相叙，令翠蘭認付奴為義父。雙鎖山金家姐弟法術高強，玉良等連敗數陣，修表求援。文祥保舉付奴，皇上授其為總兵，并賜婚昭陽宮女。

六部。單洪夜窺金營，被金秀榮所俘。秀榮逼其成親。次日釋放回營，勸姐弟歸順朝廷。秀英不允，令急攻唐營。秀榮男裝投唐營，告以戰訊。付奴率大軍趕到，亦為金秀英怪風所敗。付奴憶青雲道人臨別所囑，以定風丹破怪風，黃素娥以捆仙繩擒金家姐弟。金定和彩屏說服秀英嫁玉良。田令孜病故，文祥治喪并收留翠蘭。付奴妻產子滿月，衆人往賀。付奴率軍班師回京，衆人各得封贈。

車王府藏曲本中，另有情節相近的皮黃戲，如十二本《九蓮燈總講》和摺子戲《九蓮燈全串貫》，故事背景皆為魏晉時期，閱文祥作閔覺，閔玉良作閔遠，付奴作傅奴或富奴，源出清人朱佐朝《九蓮燈》傳奇。此劇當據《九蓮燈》故事另行敷衍而成。「洋川」

首部

（出閔文祥）忠心扶社稷，赤膽報君恩。下官閔文祥，字瑞生，在唐朝僖宗駕下稱臣，官拜吏部天官，係開封府祥符縣人氏。夫人李氏，所生一子名叫玉良，自幼與首相田令孜之女割下衫衿合同，現在原籍居住，尚未過門。咳，可恨田令孜專權，欺文壓武。近聞黃巢、黃熊（一）作反，雁門關總兵有告急本章進京，老賊盡都押下，并未啟奏。老夫意欲奏主，又關係親情。若不啟奏，又恐大唐江山難保，這便怎好？咳。自己問着自己，閔文祥、閔文祥，你總關係親情，主上江山難保，忠心何在，天理何存？也罷，捨了這條老命，上朝奏主便了。人來。」有。」調轎上朝。」（下）

（文武四官站）金鐘三下響，文武兩邊分。帝德乾坤大，皇恩雨露深。」本相田令孜。」下官刑部侍郎李海天。」下官吏部尚書張起龍。」下官兵部司馬王玉。（合）聖駕臨軒，大家分班伺候。（出天子）金殿當頭紫閣重，仙人掌上玉芙蓉。太平天子朝元日，五色雲中駕六龍。朕大唐天子僖宗在位。自從高祖得了隋朝天下，掃平一十八家烟塵，萬里得成一統。傳到孤家，真是干戈寧靜，四海昇平，

真可比中原天景運也。侍兒。」伺候。」傳朕口旨，文武有事早奏，無事散朝。」領旨。衆文武聽真，聖上口旨垂下，有事早奏，無事散朝。（閔）慢散朝綱。」何人有本？」閔文祥有本。」隨旨上殿。」萬歲。（上跪）萬歲萬萬歲。臣閔文祥，有本奏聞陛下。（內）閔愛卿，有本奏來。」吾皇萬歲。（唱）文祥跪在太和殿，口呼萬歲龍耳聽。臣今所奏無別故，首相令孜太無情。當朝一品爲宰相，官高位顯弄權橫。」什麼權橫？」第一件啟奏吾皇修宮殿，刻漏民財把主蒙。工部王蘭曾諫證。」丞相也曾奏過。」還有大事更難容。第二件二龍高山黃巢反，雁門關屢次急表進了京。第三件受賄貪賍把官賣，喜愛奸邪放總兵。倘若不合他的意，就是丟官作不成。第四件假傳聖旨選民女，爲奴作妾任意行。第五件包納皇糧傾百姓，他一家弟男子侄俱稱雄。萬惡滔天非小可，按律追究罪不輕。若有虛言一字假，臣情願合滅九族問典刑。奏罷復又將頭叩。（白）乞萬歲龍意上裁。」旨意下，宣田令孜上殿。（田）萬歲萬萬歲。臣田令孜見駕。」哦，田愛卿，閔文祥奏卿五款，卿可知罪麼？」哎呀萬歲，臣蒙君恩，官居首相，位列一品，鞠躬盡瘁，唯恐有負君恩，怎敢任意胡爲，豈肯作這欺君之弊？閔文祥奏臣五款，請問有何憑據？（文）件件俱實，還要什麼憑據。（天子）閔文祥，你這就不是了。今既奏他欺君，又無對證，叫朕怎

麼准本。(文) 急表屢屢進京，他并不曾啟奏。況且屈害忠良，貪贓無厭，難道這還不是對證麼。聖上爲何寵信奸佞，并不追究，反倒問爲臣要他的對證？以爲臣看來，這就是聖上偏向了。(天) 住了。你今望風撲影，擅參首相，不自悔過，反說我朕偏向，明是仗着官高，藐視我朕年幼，是呀不是？(閔) 哎呀萬歲，欲加臣罪，何患無辭。可惜臣一片忠心，竟成惡意了。(唱) 聞此話，膽戰寒。跪爬半步，欲辯奇冤。一朝把官做，爲何看的偏。我今冒死面聖，特爲唐室江山。聖上爲何把他護，加罪爲臣主何元。(天) 住了。唐天子，變龍顏。用手一指，大罵惡奸。竟敢衝撞朕，果然膽包天。并非來此奏本，明是攪鬧朝班。若非昔日功勞大，禍滅九族不容寬。」罷了，罷了。正應着，這句言。快快合滅，莫把時寬。忙忙站將起，立正在平川。功勞却算什麼，正法自然森嚴。可惜先皇成世業，不久攪亂化爲烟。」哇，罵惡賊，太不堪。未從出口，該自詳參。以下把上犯，惡名天下傳。自古亂臣賊子，那個不被刀餐。朕當與你留情義，竟敢胡鬧與歪纏。(田) 田令孜，便開言。口尊我主，須究根源。此事難容忍，法度必要嚴。以臣欺君罪大，逢赦不赦當然。將無作有參首相，不尊王法罪如山。」天子座上忙傳旨。(白) 金瓜武士何在？「萬歲。」將閔文祥推出午門斬首。」(拿下)

(刑部、吏部二人上) 刀下留人。(唱) 衆大人，着了忙。緊走幾步，慌裏慌張。跪在三川殿，臣等奏吾皇。吏部天官得罪，處死按律應當。看他往日功勞大，昔日也曾救先皇。望我主，細推詳。額外施恩，方顯明良。急急圖善策，扶保錦家邦。黃巢朱温造反，各處百姓遭殃。只顧一怒把大臣損，惟恐同僚把心傷。(天) 僖宗爺，金口張。衆卿保本，分所應當。本來是好意，可恨他平常。欲待不把他赦，卿等面上無光。朕若赦他無有罪，又恐他得志更逞強。哼，提御筆，暗思量。我朕開恩，且把旨降。送在三法司，六卿把罪謫。問完急速交旨，不許一點荒唐。吩咐一聲送刑部，審問口供奏朕當。兵部司馬親護送。(白) 旨意下，兵部王玉將閔文祥押送三法司，交與六部大人議罪。衆卿歸班，不許再奏，退。』萬歲。』(下) 正是賢臣莫能掩，賞罰要公平。(下)

(急上院子) 哎呀，不好。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我閔祿。我家老爺因參首相，天子動怒，送在三法司審問。方纔在岳神廟，看見我家老爺枷鎖臨身，命我去上汴梁與夫人送信。天氣尚早，急急趨行。(下)

(出田令孜) 調和鼎鼐三公府，變理陰陽宰相家。本相田令孜。可恨閔文祥與我，若是別人，哼

哼，只怕難逃一死。聖上動怒，將他送到三法司議罪。我有個義子臧仁，現作刑部尚書，兼管六部都總管。我想六部議罪，總以臧仁爲主，待修書一封，叫他重重議罪。（寫書完）人來，將這封書字送到刑部，面交臧少爺。」是。」（下）

（下）

（出臧仁）執掌生殺簿，諸日列朝班。六部我爲首，誰能占我先。下官臧仁。蒙聖恩特授刑部尚書，兼管六部，真是一呼百喏。又認首相爲義父，處處提拔與我。昨日旨意下，吏部天官犯罪，欽命六部議罪。我想義父與他有仇，我怎肯輕放與他。（上議）稟爺，有田老爺下書。」呈書上來。」是。」待我拆開一觀，便知分曉。（唱）上寫着字達臧仁得知曉，只因爲閔文祥吏部天官。他金殿參我五大款，令人恨他膽包天。幸虧聖上未准本，送到三法司問根源。六部議罪按律例，爲父覺着由可寬。你重重議了他的罪，誰若多說上金鑾。爲父暗中與你作主，那怕他有本領去把天翻。後邊另有幾行字，說的却是二龍山。黃巢朱溫今造反，戰表早到雁門關。杜總兵連連只求救，摺子連連告哀憐。把表章押到咱的府，爲父的未奏俱隱瞞。咱府中暗暗演人馬，盜甲件件俱造全。單等着有了機會私通反叛，奪取僖宗一統江山。倘若爲

父面南即位，管叫你世襲公侯權。臧仁看罷書中意，不由心中甚喜歡^(二)。慌忙吩咐快打點，衆大人到了審犯官。臧仁等着審問事。」（下）

（上衆官陞堂）三法司衆位大人到衙前。三揖三讓望裏走。」臧刑部謙辭禮貌甚全。行了禮歸了座望下便叫。（白）左右。」有。」帶犯官聽審。」哦。（上閔文祥坐地。衆白）閔大人，你我俱是一殿稱臣。今日大人犯罪，我等也曾保本。聖旨不准，又降旨命我等審問，大人從實說來，不可隱瞞。（閔）田賊的惡處件件，聖上俱知。不但不追究與他，反倒將我問罪，叫我說，我還說個什麼？（臧）閔文祥，你這就不是咧。聖上命我等審問，你只顧含糊答對，叫我等怎麼交旨呢？依我說，你從實招來，免的三推六問。你既作官，豈不知朝廷的法度？縱然人心似鐵，難擋官法如爐，誰敢徇私作弊。你自己思想，招也由你，不招也由你。（閔）咳，臧仁哪臧仁，你與田賊一黨同謀，狐假虎威，竟來與我作對。況聖上又不分皂白，我閔文祥至死而矣，還有何說。（臧）哦，你既不招，難免受刑，不如早早招了好。」罷了，說我謗君就算謗君，說我誤參田賊就算誤參，或殺或剮，任憑你們罷。」你既實招，免的皮肉吃苦。暫且收監。」唯，堂定肘監。」（下）（臧）二位大人，只以犯上，該當何罪？（玉、李）還是大人作主。」下官學疎才淺，一人不過二人智，還是二位大人請

議。」大人既然吩咐，我二人就有僭了。（合唱）刑兵部，尊大人。今日之事，果然太沉。天子傳下旨，那個敢不遵。既食皇家俸祿，理當秉正保君。正直無私誰敢錯，罪輕罪重按理論。（臧白）皇上的王法，誰敢不遵。」閔吏部，素爲人。奉公守法，愛恤黎民。并無虧心處，算的是忠臣。昨日去參首相，看來不過一人。若以下官議此罪，理應該官復元職罰俸三春。（臧）咳，聞此話，不舒心。口尊二位，洗耳聽真。議的這個罪，豈可奏主君。枉議不如不議，何必枉費舌唇。若依下官愚拙見，議罪太輕恐動聖嗔。（二人）既不妥，再理論。彼此商酌，不必疑心。丟官罷了職，革去帽衣巾。算是一抹到底，暫且貶家爲民。倘若聖上發慈念，還許他官復元職又榮身。」真乃不妥。這件事，關係深。誤參首相，又帶謗君。若按大唐律，理應刀碎身。念他官居吏部，咱是一殿稱臣。永坐監牢不殺斬，死後方可出監門。不知議定是不是？（白）若依下官議來，他與咱們一殿稱臣，通點私情，不必問斬，叫他永坐監牢，處死方休。（合）大人高見不差，明日大家交旨便了。我等告退。」請。正是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」（下）

（出老旦）不求金玉貴，但願福祥臨。老身李氏，乃閔老爺原配。一輩只生一子，名叫玉良，年

方一十六歲，諸日在學讀書，業已入泮。老爺在京作官，不曾携眷。昨日有書到來，說是過了節與我兒完婚，事畢闔家同上長安，這也不在話下。（內）站住。（上付奴_(三)、老院子）稟夫人，今跟隨老爺的閔祿自京而來，說有緊事要見太太。」這等，叫他進來。」是。」（下）夫人命你進見。」來了。

（上）太太在上，閔祿叩頭。」罷了，起來說話。」謝過夫人。」我且問你，不在京中扶持你老爺，來到家中，有何事故？」太太，不好了。」怎麼樣了？」好閔祿，遂把老爺本參首相，聖上不准，反把老爺送在三法司議罪之事，說了一遍。」此話當真麼？」老奴怎敢說謊。」呀，可不慟死人也。」（倒）太太醒來，太太醒來，不好了。（合唱）二家奴，喊連聲。太太速醒，莫赴幽冥。連叫好幾遍，為何總不應。真是福無雙至，果然禍不單行。太太若有好共歹，這纔活活把人傾。」

（內）衆使女，不消停。聞聽喊叫，是為何情。跑到前庭內。（上）舉目看分明。只見太太跌倒，急忙扶起不鬆。臉貼臉兒只聲叫，太太醒來，叫了多時不應聲。（內玉良）閔玉良，在房中。不辭晝夜，勤把書攻。正思作詩賦，忽聽悲啼聲。來到前庭觀看。（上）呀，母親坐在流平。跑在跟前雙手抱，心中好似滾油烹。母親醒來。（旦）哎呀，哎呀。（良）好了，好了，母親醒來。」罷了我了。（唱）半晌還過一口氣，迷迷糊糊似軟灘。定了定身形纔站起，